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賜進士及第經筵講官頭品頂戴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廣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三 起著雍敦牂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

仁聖孝皇帝

元豐元年（遼太康四年）春，正月，（考異：薛鑑書庚申朔日食，錢竹汀推是年正月實丁未朔，庚申乃月十四日，豈有日食之理！攷東都事略云庚申月有食之，本無朔字，乃月食非日食也。通鑑依春秋例不書月食，今遵其例，不敢薛氏改月為日，又妄加朔字，殊足疑誤後學，故特辨之。）庚戌，命河北轉運使令所在長吏分禱名山，旱故也。

乙卯，以王安石為尚書左僕射、舒國公、集禧觀使。

交趾郡王李乾

德上表言奉詔遣人送方物乞賜還廣源機榔等州縣詔候進奉人到闕别降指揮處分　戊午始命太常寺置局以樞密直學士陳襄等為詳定官太常博士楊完等為檢討官襄等言國朝太率皆循唐故至於壇壝神位法駕輿輦仗衛儀物亦兼用歷代之制其間情文訛舛多戾于古蓋有規模苟略因仍既久而重于改作者有出于一時之儀而不足以為法者請先條奏候訓以為禮式至五年四月十一日成書　甲子審官東院言廣南兩路員闕願就之人少欲乞水土惡劣處為一等艱難處為一等其餘並為一等令轉運司保明中奏從

之　乙丑以太皇太后疾驛召天下醫者　權發遣三司使李承之言近年以來朝廷寬假資格稍高之人爲其衰遲或不任事未遽令休退故置提舉管句宮觀之職優與俸祿不立員數而臣僚趨閒貪祿或精神未衰優私避事亦求此職條制既寬初未釐革今內外宮觀約百餘員無纖芥職事歲費廩食不下數萬緡乞今後在京宮觀提舉提點句管官共毋得過十五員諸路倍之如有除授令依例待闕所貴勤勞官守之人有以區別不虛費國用詔自今陳請宮觀等差人年六十以上聽差仍毋過兩次　閏月丙子朔權發遣戶部副使兵

部郎中陳安石爲集賢殿修撰河東都轉運使尋詔河東路十三州歲給和糴錢八萬餘緡自今罷之以其錢付轉運司市糴糧草先是安石乘驛與知太原府韓絳同轉運司講求邊儲利害絳乞改和糴之法減於原數三分罷官支錢布但寬其支移之苦則實惠已及於民遇災傷十七則又除之而安石言十三州二稅以石計之凡三十九萬二千有餘而和糴之數凡八十二萬四千有餘所以災傷舊不除免蓋十三州稅輕又本地恃爲邊儲理不可闕故也其和糴舊支錢布相半數既畸零民病入州縣之費以鈔貿錢於市人略不收半公家

支賫實錢而百姓乃得虛名欲自今罷支糴錢歲以其錢支與緣邊州郡市糧草封樁遇災傷據民不能輸數補塡如無災傷三年一免輸以封樁糧草充數即不須如韓絳減數三分及災傷除十七朝廷以爲然乃命安石爲河東都轉運使悉推行之又降是詔（攷異）食貨志云元豐元年閏正月詔遣三司戸部副使陳安石詣太原府與絳及本路轉運司共議其事安石言永利東西監鹽請如慶歷前商人輸錢於麟府豐代嵐憲忻岢嵐寧化保德火山等州軍本州軍乃給券于東西監請鹽以除加饒折糴之弊仍令商人自占所買地即鹽運于場務者商人買之加遞發如是是則官鹽不商販通于事簡便朝廷行其說即除安石爲河東轉運使安石請犯西北青白鹽者以皇祐敕論罪首從皆編配又青白鹽入河東犯人罪至流所歷官司不察者罪之四年七月安石自言元豐元年奉詔治鹽事歲有羨餘及增收忻州鹹城鎗戸

馬城池鹽課詔安石遷官賞其屬五年四月詔安石前後奏請和糴鹽礬坑冶之類施行已就緒召爲戶部侍郎其職事委莊公岳奉行之實今詳略不同今從長編

戊寅前知曹州劉攽言知濟陰縣羅適開導古洸河決泄積水有功御批可記適姓名俟府界劇縣有闕與差以考其能治之實於是以適知陳留縣仍詔適留舊任候見任官成資日交替

己卯詔河北東西永興秦鳳京東東西京西南北淮南東西路轉運司並依未分路以前通管兩路其錢穀並聽移用除河北陝西外餘減判官一員

庚辰遼主如春水攷異李銳曰遼史書此事於正月終遼置閏在去年十二月也

先是相州論決劫盜三人死罪行堂後官周清駁之謂其從二人當

減等鞫獄者為失入人死罪事下大理詳斷官竇莘攷異涑水記聞作竇平今從宋史及長編周孝恭白檢正劉奉世曰其徒手殺人非失入也於是大理奏相州斷是清執前議再駁復下刑部新官定刑部以清駁為是大理不服方爭論未決會皇城司奏相州法司潘開齎貨詣大理行財枉法初殿中丞陳安民簽書相州判官日斷此獄聞清駁之懼得罪詣京師歷抵親識求救文彥博之子及甫安民之姊子吳充之壻也安民以書召開云爾宜自來照管法司開竭其家貲入京師欲貨大理胥吏問消息相州人高在等在京師為司農吏利其貨與中書吏數人共

秏用其物貲未嘗見大理吏也爲皇城司所奏言齋三
千餘緡踣大理事下開封按鞫無行賂狀惟得安民與
開書諫官蔡確知安民與充有親乃密言事連大臣非
開封可了詔移其獄御史臺從確請也　辛巳以翰林
待讀學士寶文閣學士呂公著兼端明殿學士帝從容
與論治道遂及釋老公著問曰堯舜知此道乎帝曰堯
舜豈不知公著曰堯舜雖知此而惟以知人安民爲難
所以爲堯舜也帝又言唐太宗能以權智御臣下對曰
太宗之德以能屈已從諫爾帝善其言有欲復肉刑者
議取死四試劓刖公著曰試之不死則肉刑遂行矣乃

也見人尚其主將大舉討之公著曰問罪之師當先擇帥苟未得人不如勿舉及兵與秦晉民力大困大臣不敢言公著數白其害 壬午禮部言禘祫之外親祠太廟並以功臣配享從之 詔常平錢穀當輸錢而願輸穀若金帛者官立中價示民物不盡其錢者足以錢不盡其物者還其餘直常平倉錢穀其在民者有常錢春散之斂從夏秋稅有所謂緩急闕乏之而貸者皆定輸息二分穀則歲豐量增價以糴歲饑減時價糴之以賑饑又聽民以金帛易穀而有司少加金帛之直凡錢穀當給若糴皆用九年詔書通取畱一半之餘 壬辰樞

密直學士孫固同知樞密院事初固言王安石不可爲相及新法行數議事不合出補外至是帝思其先見召知開封遂大用之　甲午詔提舉司天監近校月食時分比崇天明天二法已見新歷爲密又前閏正月歲在戊子今復閏於戊午恐理亦不謬並要不須攷究其所差講究新歷官等並罷衛朴給路費錢二十千先是朴在熙寧初要造新歷至十年議者以爲占月食差故再詔朴集議至是罷之　遣賑東京饑　丁酉廢提點熙河蕃部司　御史臺閤門言忌日神御殿行香自今令羣臣班殿下宰相一員升殿上香跪鑪從之　己亥太

傅兼侍中曾公亮卒年八十帝臨哭輟朝三日贈太師中書令初謚忠獻禮官劉摯駁曰公亮居三事不聞薦一士安得爲忠家累千金未嘗濟一物安得爲獻衆莫能奪改謚宣靖及葬御篆其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亞勳之碑公亮性吝嗇殖貨至巨萬力薦王安石以間韓琦持祿固寵爲世所譏　庚子日中有黑子　癸卯以曾公亮配享英宗廟庭　二月庚戌濮國公宗誼薨

辛亥日本國通事僧仲回來貢方物　知諫院蔡確同御史臺鞫相州失入死罪事下御史獄旬餘所案與開封無異乃詔確與御史同鞫確以擊搏進吳充素惡其

爲人會充謁告王珪奏用確帝從之　權發遣提點開
封府界諸縣鎮公事集賢校理蔡承禧言陛下講義倉
之法使臣等奉行令率以二碩而輸一斗至爲輕矣臣
之領邑二十二其九已行歲解幾萬請自今歲下稅之
始不煩中覆而舉行之乃詔畿縣義倉事隸常平司
甲寅以邕州觀察使宗暉爲淮康軍節度使封濮國公
乙丑遼主駐埽獲野　三月癸未廣南西路經略司
乞教閱峒丁從之（攷異）宋史不著日茲從長編　乙未御崇政殿閱
諸軍　丁酉辰沅猺賊寇邊州州兵擊走之（攷異）丁酉日宋史缺
書今從長編　鄜延路經略呂惠卿言昨準朝旨令延州西

路同都巡檢策應環慶路慶州東路巡檢策應鄜延路遇賊大舉聚入一路要以主兵之官引兵策應若本路自有兵事令經略臨定相度以別將應援臣竊謂虜與師動數十萬分犯二路則所在皆賊我安知其何出也苟知我有策應之法而欲攻鄜延必見兵形于環慶環慶告急則鄜延起兵以應之欲攻環慶必見兵形於鄜延鄜延告急則環慶起兵以應之少則不足以應敵多則本路必見空虛無備之處如此非特我兵趨疾疲曳有覘賊掩伏之虞彼又將分兵擣虛以襲我矣臣愚以爲諸路有兵事其鄰路但當團集以爲聲援或且依條

相度牽制不必要立互相策應之法免致臨事拘文以犯兵家之忌詔鄜延路依奏餘路別聽指揮或又言昔年劉平因救鄰道戰歿自今宜罷鄰道援兵環慶副總管林廣以爲諸道同力乃國家制賊之長計苟賊併兵寇一道而鄰道不救雖古名將亦無能爲劉平之敗非援兵罪於是互相策應之法得不廢　夏四月乙巳知諫院蔡確既被旨同御史臺按潘開獄遂收大理寺詳斷官竇莘周孝恭等枷縛暴於日中凡五十七日求其受賂事皆無狀中丞鄧潤甫夜聞掠囚聲以爲莘孝恭等其實它因也潤甫心非確所爲慘刻而力不能制確

引陳安民置枷於前而問之安民懼即言嘗請求文及甫及甫云已白丞相甚垂意丞相指吳充也確得其辭喜遽欲與潤甫登對具奏充受請求枉法潤甫止之明日潤甫在經筵獨奏相州獄事甚微大理實未嘗納賂而蔡確深探其獄支蔓不已竇莘等皆朝士榜掠身無完膚皆銜冤自誣乞早結正權監察御史裏行上官均亦以為言帝甚駭異明日確欲登對至殿門帝使人止之不得前手詔問御史臺勘相州法司頗失直遣知諫院黃履句當御藥院李舜舉引問證驗考異長編云實錄以此詔繫之三月二十一日乙未按御集乃四月三日下此詔又按司馬光記聞云竇莘等枷縛暴日中凡五十七日確自

閏正月二十五日被旨赴臺至三月二十一日才五十五日耳恐實錄誤又按上官均所言黃履李舜舉初赴臺驗問見禁人初無黃廉姓名至四月三日改正李舜舉監勘乃別出黃廉姓名蓋履及舜舉先赴臺驗問後又與廉同勘鞫其實兩事手詔自當再下增差黃廉必須特降手詔而御集偶失編纂但得改正監勘手詔遂誤并兩事為一事故日月差互若從實錄繫之三月二十一日則又似太早今但附見於此而不書月日庶不相抵梧記聞亦誤并兩事為一事若不詳考履舜舉初止是驗問添差黃廉則云勘鞫而潤甫等始獲罪其先後次序可推知今掇取刪修履舜舉至臺與潤甫確等坐廡下引四於前讀示款狀令實則書實虛則陳冤前此確屢問四有變詞者輒笞掠及是因不知其為詔使也畏吏獄之酷不敢不承獨寶華翻異驗拷掠之痕則無之履舜舉還奏帝頗不直潤甫等言詔確履及監察御史裏行黃

廉就臺劾實仍遣舜舉監之（攷異：黃庭堅作黃廉行狀云：差同結絕相州獄事。初相州事發於皇城卒，事十九不實。知雜御史蔡確鍛鍊成獄，以此自媒。中丞鄧溫伯、御史上官均上疏論之。溫伯又在經筵造御而論衛耳，日長，具得溫伯、均所言。又善伺察中人主意，卽論溫伯、均朋黨爲邪，與罪人爲地。又任殘賊吏，日引諸囚，如使者慮問狀，稱冤者輒苦辱之，又有人情所不能堪。及上遣黃履、李舜舉按獄，而囚以爲如前，皆引服，于是天子不疑。確而溫伯、均皆得罪。均猶獨上疏爭之。然廉至未幾而具獄上矣。廉常謂子弟：吾失不極論此獄，甚愧上官御史也。上官均後以此劾廉，罷都承旨。）吳充言：御史臺鞫相州獄，連臣埒文及甫，其事在中書有嫌，乞免進呈，或送樞密院。詔免充進呈，及簽書侯案上中書樞密院同取旨。

乙卯，知諫院蔡確爲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翰林學士兼侍讀、權御史中丞鄧潤甫落職知撫州，太子

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官均責授光祿寺丞知光澤縣先是帝別遣黃履黃廉及李舜舉赴御史臺鞫相州法司獄確知帝意不直潤甫等即具奏潤甫故造飛語以中傷臣及欲動搖獄情陰結執政乞早賜罷斥帝始亦疑相州獄濫及無辜遣使訊之乃不盡如潤甫等所言確從而攻之故皆坐貶確遂中丞凡朝士繫獄者即令獄卒與之中室而處同席而寢飲食旋溷共在一室置大盆於前凡饋食者羹飯餅餌悉投其中以杓勻攪分飼之如犬豕置不問故繫者幸其得問無罪不承致異

東都事略載蔡確事今附見又上官均傳云相州富人子殺人獄疑于審刑大理京師流言法官竇苹等受

賍知制誥蔡確猜險吏法官數十人窮訊慘酷無取明其冤的上疏乞以獄事詔臣等參治坐是謫知邵武軍光澤縣苹等卒無受賍之實天下服其持平舊紀書潤甫劾詔獄詐罔不實落翰林學士罷御史中丞知撫州與此稍異

癸亥太白晝見　乙丑封號國公宗諤為豫章郡王　戊辰塞曹邨決河名其埽曰靈平初熙寧十年河決鄭州滎澤文彥博言臣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稽滯上流必至壅遏又河勢變移四散漫流兩岸俱被水患若不預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之境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護東流北岸而已適累年河流低下官吏希省費之賞未嘗增修隄岸大名諸埽皆可憂虞謂如曹邨一埽自熙寧八年至今三年雖每計春料當培

柢怯而有司未嘗如約比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今河
溯京東州縣人被患者莫知其數嗸嗸籲天上垂聖念
而水官不能自訟猶汲汲希賞臣前論所陳出於至誠
本圖補報非敢徼訐也至是決口始塞初議塞河也故
道涇而高水不得下議者欲自夏津縣東開簽河入董
固以護舊河袤七十里九十步又自張邨埽直東築隄
至龐家莊古隄袤五十里二百步詔樞密都承旨韓縝
相視縝言漲水衝刷新河已成河道河勢無變移無常
雖開河就隄及于河身剏立生隄枉費功力惟增修新
河乃能經久詔可　五月甲戌朔御文德殿視朝　是

日曹郡決口新隄成河遂北流自閏正月丙戌首事距此凡用功一百九十餘萬材一千二百八十九萬錢米各三十萬隄長一百一十四里　庚辰召輔臣觀麥於後苑　丙戌遊主駐蹕水原　辛丑詔右武衛大將軍象州刺史克頌貸死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鎖外宅坐病狂毆傷妻劉死故也知宗正丞趙彥若言今宗正寺侍祠之外專掌玉牒屬籍而不豫薦士竊恐職有未稱謂宜具爲條流俾諸教官依國子監外官學例爲課試法每遇秋賦就宗正寺投狀鎖試别立人數顯示優異著於格令俾其競勸賢者獲升不肖自抑一切之恩分當

裁損必無廢墜夫親賢兼進布列中外以鎮安四海爲磐石之固與愚知混淆聚於一處徒殫祿廪而無所事者不可同日語也事雖不行時論是之　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甲辰夜東南有光燭地大星出匏瓜裂於內階聲如雷攷異遼史不載是年日食契丹國志載日食星變與宋史同　甲寅準布舊作阻卜今改進良馬於遼　辛酉殿中丞陳安民等降謫有差安民坐官相州與失入死罪屬大理評事文及甫言於宰相吳充也初蔡確擧是獄欲鍛鍊以傾充詞連充子安持時三司使李承之戶部副使韓忠彥皆帝所厚忠彥琦子而承之嘗爲都檢正確皆令囚引之承之知

之數爲帝言確險陂之情帝意稍解趣使結正於是獄成忠彥猶坐贖銅十斤充上表乞罷相及閤門待罪者三四帝趣遣中使召出令視事確屢率言事官登對言安持當獲重譴帝曰子弟爲親識請託不得已而應之此亦常事何足深罪卿輩但欲共攻吳充去之此何意也以確所彈奏捃選之言者乃已　秋七月癸酉朔詳定禮文所乞罷南郊壇天皇大帝設位詔弗許又言古者帝牛必在滌三月以致嚴潔今既無滌宮繫養之法有司滌養不嚴一切苟簡欲下將作度修滌宮具繫養之法飭所屬官司省視委太常寺主簿一員閱察從之

甲戌遣諸路奏餘僧尼三十六萬人　辛巳命西上閤門使忠州團練使鄧存寶經制瀘州納溪夷　丁酉御史黃廉言前歲科場逐經發解人數不均如別試所治詩者十取四五治書者纔及其一乞自今於逐經內各取人分數所貴均收所長以專士習詔自今在京發解並南京考試詩易各取三分周禮禮記通取二分又言國子監生員著述議論盡得講官緒餘將來逐官例差考試竊恐去取之際雖未必私徇而於參校所長多就已見人情所不能免如此則外方疏遠之人偶不相合遂致黜落甚非朝廷兼收博采之意乞將來止選近

歲一科人爲試官或差近郡教授詔候差官日取旨

八月癸卯遣命有司決滯獄　壬子集賢殿修撰俞充爲天章閣待制知慶州王珪知帝欲伐夏故奏乞用充爲邊帥使圖之以迎合帝意攷異長編引見聞錄云元豐初蔡確排吳充罷相指王珪爲充黨欲并逐之珪畏確引用爲執政時珪獨相久神宗厭薄之珪不悟確機警覺之一日密問珪曰近上意於公厚薄何如珪曰無它確曰上厭公矣珪曰柰何確曰上久欲收復靈武患無任責者公能任責則相位可保也珪喜謝之適江東漕張琬有違法事帝以語珪欲遣官按治珪以帝意告都檢正俞充充與琬善以書告琬琬上章自辨帝問珪曰張琬事推語卿琬何故知珪自以漏上語退朝甚憂召俞充問之充對以實珪曰某與君俱得罪矣然有一策當除君帥環慶急上取靈武之章上喜罪可免乃除充待制帥環慶果建取靈武之策未幾充暴卒而高遵裕代之有旨以遵裕節度五路大兵爲靈武之役涇原副帥劉昌祚領本部兵先至

靈武城下以遵裕未至不敢進兵熙河李憲兵不至鄜
延副師种諤獨先班師遵裕至夏人大集決黃河水以
灌我師來餽沈弱不戰而死者十餘萬人遵裕狼狽以
迺寠追襲之諤擁兵不救以實其說推其兵端由王珪
避潚上語之罪所致紹聖初謂珪策立哲宗有異議以
爲臣不忠追狀實非其罪而靈武之禍則其罪也蔡確
罪尤大貶死斬州有以也夫按蔡確以二年五月參政
吳充三年三月乃罷相此云充以罷相王珪恐并被逐
引確參政誤也僉充罷都檢正枉熙寧十年十二月五
日以集賢闕修撰都提舉市易司及在京諸司庫務元
豐元年四月四日向宗儒實爲都檢正僉充八月十一
日方除待制知慶州此時僉充已不爲都檢正吳充初
未罷相又張琬以荆湖北路提舉常平坐不當越職言
荆南知張頡衙替實元豐元年正月二十日此云吳充
罷相僉充爲都檢正張琬爲江東漕皆誤也張究當是
何琬按僉充本傳充歷請討伐西夏元豐四年五月又
上章三月充暴卒然則初除充帥慶州時未郎上征蠹
武之章也蠹武之章蓋後此三年見聞錄所載事要不
可信或珪用充作帥其意固枉迎合上旨故實錄舊傳
云充旣死西師遂大舉實自充發之但見聞錄所載因

出悉差繆今特附見於此　戊午以韓縡爲建雄軍節度使　九月癸酉交趾來貢癸未李乾德表乞還廣源等州詔不許

乙酉以端明殿學士呂公著樞密直學士薛向竝同知樞密院事向善商財計算無遺策然不能無病民所上課閱失實時方尚功利王安石從中主之御史數有言不聽也向以是益得展奮其業至於論兵帝所通暢明決遂由文俗吏得大用其事公著甚久公著亦稍親之議論亦頗相左右　詔祀天地及配帝竝用特牲

乙未遼主駐蔣絲淀庚子五國部長貢於遼　冬十月癸卯遼參知政事劉伸出爲依靜軍節度使先是伸以

戶部使受知於遼主遼主謂宰相楊績曰當今羣臣忠直耶律玦劉伸而已然伸不及玦之剛介績拜賀曰何代無賢世亂則獨善其身主聖則兼善天下陛下區分邪正升黜分明天下幸甚遼主又謂伸曰卿勿憚宰相伸對曰臣於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尚不畏何宰相之畏伊遜聞而銜之相與誹詆遂外遷玦亦出使於西北部以酒疾卒　丁未重修都城畢工周五十里　己酉詔兗州常以省錢修葺宣聖祠廟　庚戌定秋試諸軍賞格侍禁仵全死事錄其弟宣爲三班借職　辛亥韓存寶破瀘夷後城等十有三國　己未權發遣興州羅觀乞

領義倉法於川陜四路從之　壬戌軍器監言昨賛善
大夫呂溫卿言五路州軍近年增置壯城兵雖有教閱
指揮而所習武藝全無實用如大名府城圍四十餘里
礮手止有四人其它掛搭施放火藥全火等人亦皆闕
葢舊無教閱格又無專點檢之官今欲令諸州壯城兵
除修葺城櫓外並輪上下兩番教習守禦以十分爲率
內兩分習礮手三分餘並習掛搭施用拒守器械仍籍所習
匠名每季委本州比試升降賞下五路安撫司而五路
相度異同本監今參酌欲乞五路州軍壯城兵遇無修
城池樓櫓功料即令安撫司以十分爲率三分令習礮

餘并習掛搭拒守器械其廣備十一作工匠並均付五路準備差使及指教施用三年一替熙河路州軍亦依此從之又言巡鄉謂朝廷差官製造澶州浮梁火文其爲防患不爲不預然恐萬一寇至以火筏火船隨流而下順風火燒橋上容人不多難以守禦不若別置戰艦以攻其後乞造戰船二十艘仍於澶州置黃河巡檢一員擇河清兵五百以捕黃河賊盜爲名習水戰以備不虞下大名府路安撫司相度本司言澶州界黃河舊無巡檢當北使路若增剏戰船竊慮張皇欲止選河清兵百人爲橋道水軍令習熟船水可使緩急禦捍上流舟

筏及裝駕戰艦本監欲依安撫司所陳從之　癸亥于闐來貢　十一月壬申詳定禮文所言郊祀壇壝當依儀注設三壝撤去青繩又言郊祀天地席當以稾秸配帝以蒲越撤去黃褥緋褥又言享宗廟當用制幣及依儀注燔蕭又言遇雨望祀當服祭服仍設樂又言分獻官不當先期升壇當依儀注又言南郊式監祭監禮俱立於壇南非是請分監祭立于壇之西北東向監禮立于東北西向又言景祐中裁定袞冕制度已與古合今少府監進樣不應禮請改用朱組為紘玉笄玉瑱以元純垂瑱以五采玉貫于五采藻為旒以青赤白黃黑五

色備爲一玉每一玉長一寸前後二十四旒垂而齊肩其表裏皆用繒又言服裳皆前三幅後四幅今以八幅爲之不殊前後又佩玉及綬幷服章皆不如古制當改正又言百官雖不執事以朝服侍祠非是當竝服祭服如所攷制度修製五冕及爵弁服各正冕弁之名又言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今既不親祠廢而不用又言六冕幷用赤舄又言景靈宮太廟南郊儀注竝云祀前三日儀鸞司鋪御坐黃道褥黃道褥設于郊廟非是詔道褥不設餘皆從之　乙酉詳定禮文所言古者大帶天子諸侯大夫士采飾單合皆不同今羣臣助祭服一以

緋白羅為之無等降之別又言中單亦殊不應禮並宜據禮改正詔送禮院　丁亥遼禁士庶服用錦綺日月山龍之文　己丑命龍圖閣直學士宋敏求等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敏求遂上朝會儀二篇令式四十篇詔須行之　回鶻遣使貢於遼　庚寅遼以南院樞密使耶律仲禧為廣德軍節度使以耶律伊遜薦其可任也仲禧偕伊遜鞫太子之獄蔓引無辜未嘗雪正為公論所不與伊遜既害太子因為遼主言皇弟宋魏國王和爍嚕舊作和魯斡今改之子淳可為儲嗣羣臣莫敢言北院宣徽使蕭烏納舊作兀納今改及伊勒希巴舊作夷离畢今改蕭托輝舊作陶隗

今改諫曰舍嫡不立是以國與人也遼主猶豫不決時太子之子延禧及女延壽久寄食於蕭懷忠家會宮中李氏進挾穀歌文遼主感悟召延禧及延壽鞠養於宮中

辛卯遼錦州民張寶四世同居命其諸子為三班祗候　戊戌宰臣吳充王珪參知政事元絳言功臣非古始唐德宗多難之餘乃有奉天定難之號不應盛世猶襲陳蹟乞悉減罷知樞密院馮京等繼以為請遂詔管軍臣僚以下至諸軍班衙內帶功臣者並罷　十二月甲辰二府奏事語及淤田之利帝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滲漉故灌溉民田可以變斥鹵為肥沃也

丙午日中有黑子如李　丙辰詔青州民王贇貸死刺配鄰州牢城初贇父九思爲楊五兒毆迫自縊死贇纔七歲嘗欲復仇而以幼未能至是一十九歲以槍刺五兒斷其頭及手祭父墓乃自首法當斬帝以贇殺仇祭父又自歸罪可矜故也　丁卯遂以北院樞密副使耶律槩知北院樞密使事　帝每憤遼人倔強慨然有恢復幽燕之志御景福殿庫聚金帛爲兵費是年始更庫名自製詩以揭之曰五季失圖玁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爰設內府基以募士曾孫保之敢忘厥志凡三十二庫後集羨嬴又揭以詩曰每虔夕惕心妄意遵遺

業顧余不武姿何日成戎捷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續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賜進士及第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一等輕車都尉畢沅編集

宋紀七十四 起屠維協洽正月盡十二月凡一年

神宗體元顯道法古立憲帝德王功英文烈武欽仁聖孝皇帝

元豐二年遼太平五年 春正月壬申遼主如混同江耶律伊遜舊作乙辛今改薦耶律孝傑忠於社稷遼主謂孝傑可方唐之狄仁傑賜名仁傑許放海東青鶻以寵異之 遼主將出獵耶律伊遜請留皇孫遼主欲從之宣徽使蕭烏納舊作兀納今改奏曰聞駕出游欲留皇孫皇孫尚幼苟保護

非人恐有它變果畱願畱臣左右以防不測遼主悟命皇孫從行如山檢淀遼主由是始疑伊遜　乙亥罷嵐火山軍市馬　先是市易舊法聽人賒錢以田宅或金銀爲抵當無抵當者三人相保則給之皆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每月更罰錢百分之二貧民取官貨不能償積息罰愈多內繫督責僅存虛數於是都提舉市易王居卿建議以田宅金帛抵當者減其息無抵當徒相保者不復給己卯詔自正月七日以前本息之外所負罰錢悉蠲之凡數十萬緡負本息者延期半年眾議頗以爲愜　壬午以容州管內觀察使楊遂爲寧遠

軍節度使　丁亥詔宗室大將軍以下願試者本經及論語孟子大義共六道論一首大義以五通論以辭理通爲合格　甲午京兆府學教授蔣夔乞以十哲從祀孔子從之夔請以顏回爲兗國公既稱先師而祭不讀祝儀物一切降殺而進閔子騫九人亦在祀典禮官以孔子顏子稱號歷代各有據依難輒更改儀物獻祝亦難降殺所請九人已在祀典熙寧祀儀十哲皆爲從祀惟州縣釋奠未載請自今二京及諸州春秋釋奠並準熙寧祀儀　丙申帝謂輔臣曰向以陝西用度不足出鈔稍多而鈔加賤遂建京師買鹽鈔之法本欲權鹽價

飛錢於塞下而出鈔付陝西無止法都內凡出錢五百萬緡卒不能救鈔法之弊蓋新進之人輕議變法其後見法不可行猶遂非憚改王珪曰利不百不變法帝曰大抵均輸之法如齊之管仲漢之桑宏羊唐之劉晏其才智僅能推行況其下者乎朝廷措置經始所當重惜雖少年所不快意然於國計甚便姑靜以待之 二月甲辰詔威茂黎三州罷行義倉法初知興州羅觀乞置義倉於川峽四路許之既而成都府路提舉司言威茂黎三州夷夏雜居稅賦不多舊不推行新法歲計軍儲皆轉運司支移彭蜀州稅未就輸及募人入中恐不可

置義倉故有是命　庚戌計議措置邊防公事所言以環慶路正兵漢蕃弓箭手强人聯爲八將第一將駐慶州第二將環州第三將大順城第四將淮安鎮第五將業樂鎮第六將木波鎮第七將水和寨第八將邠州從之　辛亥詔禮部下第進士七舉諸科八舉曾經殿試進士九舉諸科十舉曾經禮部試年四十以上進士五舉諸科六舉曾經殿試進士六舉諸科七舉曾經禮部試年五十以上者聽就殿試內三路人第減一舉皇祐元年以前禮部進士兩舉諸科三舉準此仍不限年其進士一舉諸科二舉年六十以上者特推恩又詔開封

府國子監閱歲考場以前到禮部進士五舉諸科六舉年五十以上者許就殿試　甲寅日中有黑子　詔大理寺官屬可依御史臺例禁出謁及見賓客　乙卯以瀘州夷乞弟犯邊詔王光祖等討之　三月庚午朔棟戩遣使來貢　辛未詔河東定奪解板溝地界毋得張皇或致生事條究治得實具奏聽旨從管句緣邊安撫司王崇拯言也　遼以宰相耶律仁傑從獵得頭鵝加侍中遼主將次黑山之平淀見扈從官屬多隨耶律伊遜後心惡之漸知其姦　庚辰親試禮部進士　辛巳詔今歲特奏名明法改應新科明法人試大義三道又

詔京朝官選人班行所試經書律令大義斷案上等三人循一資中等三十四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七十人注官　丙戌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劉庠進一官知秦州　太子中允集賢校理知諫院徐禧爲右正言直龍圖閣權發遣渭州其計議措置邊防事如故初陝西緣邊兵馬蕃弓箭手與漢兵各自爲軍每戰多以蕃部爲前鋒而漢兵守城伺便利後出不分戰守每一路必以數將通領之呂惠卿帥鄜延以爲謂發不能速集始變舊法雜漢蕃兵團結分戰守每五千人隨屯置將具條約以上邊人及議者多言其不便帝頗采惠卿議欲推

其法於諸路故遣禧往計議禧先具環慶法上之遣官措置涇原而涇原帥蔡延慶以為不可朝廷亦是之并難禧環慶法禧歷疏涇原法疏略參錯圖其狀別為法以奏且環慶法不可改帝與惠卿詔曰徐禧論措置析將事惻怛忼慨謀國不顧已令代延慶帥涇原卿宜勉終之　庚寅詔入內東頭供奉官宋用臣都大提舉導洛通汴前差盧秉罷勿遣初去年五月西頭供奉官張從惠言汴河口歲歲閉塞又修隄防勞費一歲通漕才二百餘日往時數有人建議引洛水入汴患黃河嚙廣武山須鑿山嶺十五丈至十丈以通汴渠功大不可為

自去年七月黃河暴漲異於常年水落而河稍北去距廣武山麓有七里遠者退灘高闊可鑿爲渠引水入汴爲萬世之利知孟州河陰縣鄭佶亦以爲言都水監丞范子淵言汜水出王仙山索水出嵩渚山亦可引以入汴合三水積其廣深得二千一百三十六尺視今汴流尚嬴九百七十四尺以河洛湍緩不同得其嬴餘可以相補權不足則旁隄爲塘滲取河水每百里置木牐一以限水勢隄兩旁溝湖陂濼皆可引以爲助禁伊洛上原私取水者大約汴舟重載入水不過四尺今深五尺可濟漕運起鞏縣神尾山至士家隄築大隄四十七里

以捍大河起沙谷至河陰縣十里店穿渠五十二里引洛水入於汴渠總計用工三百五十七萬有奇疏奏帝重其事以子淵計畫有未善者乃命用臣經度以楊琰往至是用臣還奏可爲請自任邨沙谷口至汴口開河五十里引伊洛水入汴每二十里置束水一以芻楗爲之以節湍急之勢取水深一丈以通漕運引古索河爲原注房家黃家孟王陂及三十六陂高仰處瀦水爲塘以備洛水不足則決以入河又自汜水關北開河五百步屬於黃河上下置牐啟閉以通黃汴二河船筏卽洛河舊口置水澾通黃河以泄伊洛暴漲之水古索河等

㬎張卽以魏樓榮澤孔固三斗門泄之計用工九十萬七千有餘又乞責子淵修護黄河南隄埽以防侵奪新河詔如用臣策故有是命始管清汴主議者以爲不假河水而足用後歲旱洛水不足遂於汜水斗門以通木筏爲陰取河水以益之朝廷不知也　壬辰遼北院樞密使耶律伊遜出知南院大王事加裕悅（舊作于越今改）伊遜專政日久至是始外出以知北院樞密使耶律㬎爲北院樞密使以北院樞密副使耶律德勒岱（舊作特里底今改）知北院樞密使事以左伊勒希巴耶律世遷同知北院樞密使事　癸巳集英殿賜進士明經諸科開封時彥以

下及第出身同出身同學究出身總六百二人攷異長編引鄧綰傳云綰知熙寧六年貢舉請進士第五甲依舊賜本科出身無以同學究恥之不從後元豐二年再言之李從其請新錄辨曰熙寧六年有請不從元豐二年賜進士及第出身亦有同學究出身者云李從綰請妄也舊紀書進士明經諸科賜及第授官者千三百八十人新紀同蓋并癸巳日所賜人數也　甲午御集英殿賜特奏名進士明經諸科同學究出身試將作監主簿國子四門助教長史文學助教總七百七十八人　岐王顥之夫人馮氏侍中拯之曾孫也失愛於王屏居後閤者數年是春岐王宮遺火尋撲滅夫人聞有火遣二婢往視之王詰其所以來二婢曰夫人令視大王耳王乳母素憎夫人與二嬖人共譖之曰火殆夫人

所爲也王怒命内知客鞫其事二婢不勝拷掠自誣服
王泣訴於太后太后怒謂帝必斬之帝素知其不睦徐
對曰俟案驗得實然後議之乃召二婢命中使與侍講
鄭穆同鞫於皇城司數日獄具無實又命翊善馮浩錄
問帝乃以具獄白太后太后因召夫人入禁中夫人大懼欲
自殺帝遣中使慰諭命徑詣太皇太后宮太皇太后慰
存之太后與帝繼至詰以火事夫人泣拜謝罪曰乃縱
火則無之然妾小家女福薄誠不足以當岐王伉儷幸
赦其死乞削髮出外爲尼太后曰聞詛詈岐王有諸對
曰妾乘憤或有之帝乃罪乳母及二嬖人命中使送夫

人於瑤華宮不披戴舊奉月錢五十緡增倍之厚其資給曰侯王意解當復迎之　復置熙州狄道縣　夏四月辛丑幸金明池觀水嬉宴射瓊林苑　丁巳陳升之以檢校太尉依前同平章事鎮江軍節度使秀國公致仕已未升之卒年六十九贈太保中書令諡曰成肅

王安石用事引升之自助升之心知其不可而竭力爲之用安石德之故使先已爲相甫得志卽　時爲小異陽若不與之同者

遼主如納葛濼　癸亥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

言元會受朝賀執鎮圭非是請不執上壽準此又言元會行禮於朝而天子服祭服羣臣服朝服亦非是請服通天冠絳紗袍又言御殿當設旂幟仍闢大慶殿門皇帝卽御座禮官引中書門下親王使相押諸司三品尚書省四品及宗室將軍以上班分東西入正安之樂作至位樂止羣臣不服劒不脫屨爲並從之　甲子知審刑院安燾言天下奏案視十年前增倍以上審刑院刑部詳議詳斷官視舊員數頗減乞復置詳議官一員又詳議官偏簽刑部斷案職事不專乞分議官六員每案二員連簽若情狀可疑未麗於法卽議官通簽如此則

疑難之獄得盡眾議明白罪案不致留積詔增審刑院詳議詳斷官各一員罷刑部録法官一員餘如壽請

五月戊辰朔右神武大將軍衛州團練使秦國公克瑜爲隰州團練使大宗正言克瑜歲滿當遷遙郡銜以克瑜秦王後襲公爵故特遷正任後以右武衛大將軍潮州刺史楚國公世恩爲袁州刺史右武衛大將軍封州刺史魏國公仲來爲錫州刺史右武衛大將軍濱州防禦使陳國公仲郤爲棣州團練使用克瑜例也　詳定正旦御殿儀注所言正旦御殿合用黃麾仗案唐開元禮冬至朝會及皇太子受冊加元服冊命諸王大臣朝

燕蕃國皆用黃麾仗本朝故事皇帝受羣臣上尊號諸衛各帥其屬勒所部屯門殿庭列仗衛今獨修正旦儀注而餘皆未及欲乞冬會等儀注悉加詳定從之　庚午詔輔臣觀麥於後苑　丙子順州蠻叛峒州兵討平之　庚辰詔以濮安懿王三夫人竝稱王夫人祔濮園

辛巳太子少師致仕趙槩上所集諫林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問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居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於座右時時省閱　甲申參知政事元絳數請老命其子耆寧校書崇文院慰留之會太學虞蕃訟博士受賄事連耆寧當下獄絳請上還

藏疵而容者寧即訊於外從之於是御史至第簿責絳絳一不自辨罷知亳州入辭帝謂曰朕知卿一歲即召矣卿意欲陳訴乎絳謝罪願得潁即以為潁州（考異甲申元絳罷知亳州辛卯始改潁州今據長編升書之宋史誤作壬申今改正）

丁亥遼主謁慶陵以契丹行宮都部署耶律延格（舊作燕哥今改）為南府宰相以北面林牙耶律永寧為伊勒希巴遼主以蕭烏納為忠命同知南院樞密使事復與駙馬都尉蕭酬斡竝封蘭陵郡王（考異遼紀作蕭托卜嘉據傳則托卜嘉之小字也今從傳）

戊子御史中丞蔡確參知政事確自知制誥為御史中丞參知政事皆以起獄奪人位而居之士大夫交口唾罵而確自為得

討吳充數爲帝言新法不便欲稍去其甚者確曰曹參與蕭何有隙至代爲相一遵何約束今陛下所自建立豈容一人挾怨而壞之法遂不變　丙申詔諸路有彊劫盜人數稍衆許於聽候差使及得替待闕官內選武勇使臣捕逐給驛劵從大名府文彥博請也　六月庚子宰臣吳充以從子安國贓汚抵法奉表待罪詔歷視事　甲辰廣西捕斬儂智春執其妻子以獻　辛亥準布貢於遼　甲寅清汴成凡用工四十五日自任邨沙口至河陰瓦亭子并汜水關北通黃河接運河長五十一里兩岸爲隄總長一百三里引洛水入汴　丁巳遼

以北府宰相遼西郡王蕭伊哩頦爲西北路招討使

己未遼遣使錄囚　辛酉詔鎭寧軍節度使魏國公宗懿追封舒王　左諫議大夫安壽等上諸司敕式帝閱講筵式至開講申中書曰此非政事何豫中書可刊之

是月遼放進士劉瑊等一十三人　秋七月己巳三佛齊詹卑國使來貢方物　御史中丞李定言知湖州蘇軾本無學術偶中異科初騰沮毀之論陛下猶置之不問軾怙終不悔狂悖之語日聞軾讀史傳非不知事君有禮訕上有誅而敢肆其憤心公爲詆訾而又應試舉對卽已有猒弊變法之意及陛下修明政事怨不用

已遂一切毀之以為非是傷教亂俗莫甚於此伏望斷自天衷特行典憲御史舒亶言軾近上謝表頗有譏切時政之言流俗翕然爭相傳誦陛下發錢以本業貧民則曰贏得兒童語音好一年彊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課試羣吏則曰讀書萬卷不讀律致君堯舜知無術陛下興水利則曰東海若知明主意應教斥鹵變桑田陛下謹鹽禁則曰豈是聞韶解忘味邇來三月食無鹽其它觸物即事應口所言無一不以詆謗為主小則鏤板大則刻石傳播中外自以為能並上軾印行詩三卷御史何正臣亦言軾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詔知諫院張璪

御史中丞李定推治以聞時定乞選官參治及罷軾湖州差職員追攝既而帝批令御史臺選牒朝臣一員乘驛馬追攝又責不管別致疏虞狀其罷湖州朝旨令差去官齋往　甲戌張方平以太子少師致仕　戊寅詳定朝會儀　己卯命中書句考四方詔獄　遼主獵於夾山　癸未詔諸路轉運司相度當置學官州軍以聞

乙酉夏兵犯綏德城平等四將高永能等擊敗之

丁亥詳定禮文所言請復四時薦新於廟之典季春薦鮪以應經義無則闕之詔從其請如闕王鮪以魴鯉代

是月詔諸路敎閱禁軍無過兩時　八月丙申朔夏

入寇綏德城都監李浦敗之　丁酉詔春秋釋奠昭烈

武成王廟令三班院選差使臣爲讀祝奉幣分獻官

辛丑分涇原路兵馬十一將　壬寅復八作司爲東西

兩司各置監官文臣一員武臣二員　甲辰同修起居

注王存言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唐貞觀初仗下議

政事起居郎執筆記於前史官隨之其後或修或廢蓋

時君克己厲精政事則其職修或庸臣擅權務掩過惡

則其職廢皆理勢然也陛下臨朝旰昃裁決萬幾判別

疑隱皆出羣臣意表欲望追唐貞觀典故復起居郎舍

人職事使得盡聞明天子德音退而書之以授史官儻

以爲二府奏事自有時政記即乞自餘臣僚前後殿對許記注官侍立著其所聞關於治體者庶幾謨訓之言不至墜失帝善其言卒不果行　丙午詔修起居注官雖不兼諫職如有史事並於崇政殿延和殿承旨司奏事後直前陳述從修起居注王存請也〔攷異〕王安禮傳云安禮同修起居注故事左右史記言動毋得輒有所陳至是詔許直前奏事自安禮始蓋安禮與王存同修注其實存請之也

丁未右諫議大夫知河南呂公孺知河陽洛口役兵千餘人憚役不稟令排行慶關不得入西趨河橋其徒有來告者諸將請出兵擊之公孺曰此曹亾命窮之則生變乃令曰敢殺一人者斬於是乘馬東出令牙兵

數人前諭曰爾輩久役固當還然有不稟令之罪若復渡橋則罪加重矣太守存此順自首者止道左衆皆請罪索其為首并助謀者黥配之餘置不問復送役所詣洛口官曰如尚敢偃蹇者即斬之衆帖然不敢動乃自劾不俟命詔釋之　戊申詔濬淮南運河自邵伯堰至眞州十四節分二年用工從轉運司奏也　甲寅詔增太學生舍為八十齋齋三十人外舍生二千人內舍生三百人月一私試歲一公試補內舍生閒歲一舍試補上舍生（攷異）長編作丁巳日今從宋史作甲寅　戊午以潁州為順昌軍節度　庚申遼主命有司撰太宗神功碑立於南京

甲子詳定朝會儀注所言隋唐冠服皆以品為定蓋其
時官與品輕重相準故也今之令式尚或用品雖襲舊
文然以官言之頗為舛謬槩舉一二則太子中允贊善
大夫與御史中丞同品太常博士品卑於諸寺丞太子
中舍品高於起居郎內常侍比內殿崇班而在尚書諸
司郎中之上是品不可用也若以差遣則有官卑而任
要劇者有官品高而處冗散者有一官而兼領數局者
有徒以官奉朝請者有分局莅職特出於一時隨事立
名者是差遣又不可用也以此言之同品及差遣定冠
綬之制則未為允伏請以官為定庶名實相副輕重有

準仍乞分官爲七等冠綬以如之貂蟬籠巾七梁冠天下樂暈錦綬爲第一等蟬舊以玳瑁爲胡蝶狀今請改爲黃金附蟬宰相親王使相三師三公服之七梁冠雜花暈錦綬爲第二等樞密使知樞密院至太子太保服之六梁冠方勝宜男錦綬爲第三等左右僕射至龍圖天章寶文閣直學士服之五梁冠翠毛錦綬爲第四等左右散騎常侍至殿中少府將作監服之四梁冠簇四彫錦綬爲第五等客省使至諸行郎中服之三梁冠黃師子錦綬爲第六等皇城以下城司使至諸衛率服之內臣自內常侍以上及入內侍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

頭前班東西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京官祕書郎至諸寺監主簿既豫朝會亦宜以朝服從事今參酌自內常侍以上冠服從本寺寄資者如本官入內內侍省內東西頭供奉官殿頭三班使臣陪位京官為第七等皆二梁冠方勝練鵲錦綬高品以下服色衣古者韠韍為蔽厀並從裳色今制朝服用絳衣而錦有十九等其七等綬為空純用紅錦以文采高下為差別惟法官綬用青地荷蓮錦以別諸臣其梁數與佩準本官從之

廢慶州府城寨前郡堡平戎鎮環州大拔寨　九月癸酉權發遣戶部判官李琮言奉詔根究逃絕稅役有蘇

州常熟縣天聖年簿管逐年逃絕戶倚閣稅紬絹苗米丁鹽錢萬一千一百餘貫石匹兩本縣據稅合管苗田九百一十九頃有奇今止根究得一百九十五戶共當輸苗米三百五十三石紬絹五十一匹錦三十五兩其餘有苗米八千四百石紬絹一千二百匹錦一千九十兩丁鹽錢九百文外并無田產人戶亦無請佃主名蓋久失推究姦猾因之失陷省稅乞差著作佐郎劉拯知常熟縣根究歸著它縣有類此者亦乞選官根究從之拯南陵人也（攷異）李燾曰食貨志元豐三年九月詔三司戶部判官李琮專究江南東西浙路逃絕戶虧陷稅役等錢琮言蘇州常熟縣天聖中簿得久逃絕戶倚閣稅紬絹苗米丁鹽錢萬一千一百餘貫石

匹兩今止百九十五戶當輸苗米三百五十三石紬絹五十一匹錦三十五兩餘田產人戶請佃主名皆亾蓋久不推究姦猾因之失陷正稅請凡類此者皆選官根括從之乃詔轉運司提舉琮所究江浙路一百二十七縣逃絕戶計四十萬一千三百三十二爲書上之三年正月丙戌除琮淮南轉運副使役令究逃絕戶稅役琮乃辟置官屬要移令佐大究治之淮南東西兩路州軍縣共八十有八凡得逃絕詭名挾佃簿籍不載并闕丁凡四十七萬五千九百六十五戶丁正稅役并積負凡九十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六貫石匹兩琮又言虧陷稅役乃官司造簿舛誤已久請隨夏稅附納詔令簿失收稅役錢特蠲除之 己卯遼命諸道毋禁僧徒開壇 壬午遼主禁扈從擾民 壬辰出馬步射格鬬法頒諸軍 西南諸蕃先後俱來貢 冬十月丁酉參知政事蔡確言御史何正臣黃顏皆臣任中丞日薦舉臣今備位政府理實爲嫌乞罷正臣顏御史於

是權御史中丞李定言臺官雖令官長薦舉然取舍在
陛下不在所舉夫舍公義而懷私恩此小人事利者之
所為今避為臺官者必以其忠信正直足以備耳目之
任儻以區區之嫌遂使迴避則是以事利之小人待陛
下耳目之官此尤義理之所不可者也詔勿迴避　戊
戌夏遣使貢於遼己亥遼主如獨盧金　癸卯置籍田
令　詔立水居船戶五戶至十戶為一甲　戊申交趾
歸所掠民詔以順州賜之　己酉太皇太后疾帝不視
事視疾寢門衣不解帶者旬日庚戌罷朝謁景靈宮命
輔臣禱於天地宗廟社稷減天下四死罪一等流以下

釋之　壬子詳定禮文所言今祭祀旣用三代冕服而加以秦劒殊爲失禮又從事郊廟不當脫舄履應改正從之　遼定王爵之制惟皇子仍一字王餘並例降於是遼王楊績降封遼西郡王魏王耶律伊遜降封混同郡王吳王蕭罕嘉努舊作韓家奴今改降封蘭陵郡王致仕

乙卯太皇太后崩年六十四帝侍奉太皇太后承迎娛悅無所不盡后亦慈愛倍至或退朝稍晚必自屛扆候矚初王安石當國變亂舊章帝至后所后曰吾聞民閒甚苦青苗助役宜罷之帝嘗有意於燕薊已與大臣定議乃詣慶壽宮白其事后曰吉凶悔吝生於動得之不

過南面受賀而已萬一不得則生靈所係未易以言苟可取之太祖太宗收復久矣何待今日帝曰敢不受教

蘇軾以詩得罪下御史獄后違豫中聞之謂帝曰嘗憶仁宗以制科得軾兄弟喜曰吾爲子孫得兩宰相今聞軾以作詩繫獄得非仇人中傷之乎捃至於詩其過微矣軾由此得免及崩帝哀慕毀瘠殆不勝喪后臥內緘封一匱帝發視之則舊合同寶也仁宗時因火失寶更鑄之後淘井得舊寶故藏之匱中而人無知者〔攷異〕長編云元祐六年二月監修國史呂大防奏稟慈聖光獻傳內后有書一匱常嚴鐍置臥內人莫知其爲何等書也嘗因疾病以其匱送上上所戒曰至大故乃啟之數日后瘳謂上曰前匱啟乎上曰不也后曰甚善即復收藏之上仙

後上開后所藏匣則垂簾時事非世所得聞又一籍則
后殿中物無大小皆書之案籍不差豪釐右史官得之
傳開求寶虛實欲乞批降指揮慈聖光獻傳內后有書
一匣事此一事乃是仁宗傳合同寶一而因大內火焚
失太仁宗別鑄造合同寶一而乃今合同寶是也嘗寶
後因淵井得之后常藏收嚴密不欲使外人知之是也
即非垂簾時事此史官得之未詳此並錄呂大防家所
收詔札及批降文字元豐三年十月聖慈光獻皇后上
仙既殯久之上親至慶壽宮閤親后遺物得一奩緘封
甚密舉之頗重左右取以進上命啟封凡發緘數重復
以牛革綴第甚固破之出其兩既啟鑰得奏一迺上取
讀之乃英宗不豫時宰相韓琦奏請於太皇太后乞發
立帝爲太上皇之疏也上覽之意樞不懌始知韓琦當
日之謀賴后明聖不從其請緘祕其書以詔後人文路
公私記有此事其信否不可知當時史官奏稟必此事
也今所修慈聖光獻傳已用批降指揮修立此事不復
見光獻太皇太后元豐四年春感疾以文字一兩封鑰
甚密付神宗日候吾死開之惟不可因此罪人帝泣受
后疾愈帝復納此函后日姑收之是年十月后上仙帝
閤函皆仁宗欲立英宗爲皇嗣時臣僚異議之書也神

宗執書慟哭以太皇太后遺訓不敢追咎其人故帝宮中服三年之喪盡禮盡孝者知慈德之不可報也此據邵伯溫聞見錄第三卷與文彥博私記略相似既有呂大防奏稟及批降指揮則皆以實錄為正今姑存之於此緣批降指揮獨大防家藏眞本臣燾實親見亦已從成都轉運司繳進矣伯溫稱四年春誤也蓋是二年春

戊午詔易太皇太后園陵曰山陵辛酉以羣臣七上表始聽政　命王珪為山陵使　十一月癸未始御崇政殿　遼復南京流民差役三年被火之家復租稅一年

丁亥雨土　癸巳詔開封府界教大保長充教頭其提舉官以昭宣使果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王中立東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狄諮為之　十二月乙巳御史中丞李定等言竊以取士兼察行藝則是古者鄉里之選

蓋藝可以一日而校行則非歷歲月不可攷今酌周官書攷賓興之意為太學三舍選察升補之法上國子監敕式令并學令凡百四十三條詔行之初太學生檀宗益上書言太學教養之策有七一尊講官二重正祿三正三舍四擇長諭五增小學六嚴責罰七崇師業帝覽其言以為可行命定與畢仲衍蔡京范鏜張璪同立法至是上之　丙午復置御史六察　丁未御史舒亶言比聞朝廷遣中官出使所至多委州郡造買器物其當職官承望風旨追呼督索無所不至遠方之民受弊良甚乞重立條約詔兩浙提點刑獄司體量實狀以聞

戊申廣南西路提舉常平等事劉誼言廣西一路戶口才二十餘萬蓋不過江淮一大郡而民出役錢至十九萬緡募役實用錢十四萬緡餘四萬緡謂之寬賸百姓貧乏非它路比上等之家不能當湖湘中下之戶而役錢之出槩用稅錢稅錢既少又敷之田米田米不足復算於身丁廣西之民身之有丁也既稅以錢又算以米是一身已輸二稅殆前世弊法今既未能蠲除之而又敷以役錢甚可憫也詔下本路提舉官齊諶相度諶謂監司提舉司吏及遞引官客司月給錢第減二千歲可減役錢一千二百餘緡從之　辛亥提舉廣南東路常

平等事林顏言問廣西緣邊稍已肄習武藝東路雖間有槍手然保甲之教尚闕欲乞本路沿江海諸州依西路法訓閱使其人既孰山川之險易而又知夫弓矢金鼓之習則一方自足爲備詔下廣南東路經略轉運提舉鈐轄司相度皆言廣惠潮封康端南恩七州皆並邊及江海外接蠻賊可依西路保甲教習武藝從之顏福州人也　乙卯遼主如西京戊午遼主行再生禮赦雜犯死罪以下　庚申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蘇軾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初御史臺既以軾具獄上法寺當徒二年會赦當原於是中丞李定

言軾之姦慝今已具服不屏之遠方則亂俗載之從政則壞法伏乞特行廢絶御史舒亶又言駙馬都尉王詵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及遺軾錢物幷與王鞏往還漏泄禁中語竊以軾之怨望詆訕君父蓋雖行路猶所諱聞而詵恬聞軾言不以上報旣乃陰通貨賂密與燕游至若鞏者嚮連逆黨已坐廢停詵於此時同罣議論而不自省懼尙相關通條詵受國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趨如此原情議罪實不容誅乞不以赦論又言收受軾譏諷朝政文字人除王詵王鞏李清臣外張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僑周邠輩固無足論乃若方

平與司馬光范鎮錢藻陳襄曾鞏孫覺李常劉攽劉摯等蓋皆略能誦說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所當以君臣之義望之者所懷如此顧可置而不誅乎疏奏詔等皆特責獄事起詔旨厲撤密報軾而撤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軾初下獄方平及鎮皆上書救之不報方平書曰傳聞有使者追蘇軾過南京當厲吏臣不詳軾之所坐而早嘗識其為人其文學實天下奇才向舉制策高等而猶碌碌無以異於流輩陛下振拔特加眷奬軾自謂見知明主亦慨然有報上之心但其性資疏率闕於審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頃年以來聞軾屢有封

章特爲陛下優容四方聞之莫不感歎聖明寬大之德今其得罪必緣故態但陛下於四海生靈如天覆地載無不化育於一蘇軾豈所好惡自夫子刪詩取諸諷刺以爲言之者足以戒故詩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當世之事語涉謗黷不恭亦未聞見收而下獄也今軾但以文辭爲罪非大過惡臣恐付之獄犴罪有不測惟陛下聖度免其禁繫以全始終之賜雖重加譴謫敢不甘心軾既下獄衆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禮乘閒進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語言謫人軾本以才自奮今一旦致於法恐後世謂不能容才願陛下無庸竟其獄帝

曰朕固不深譴特欲申言者路耳行爲卿貰之既而戒安禮曰第去勿泄言軾前貿怨於衆恐言者緣軾以害卿也始安禮在殿廬見李定問軾安否狀定曰軾與金陵丞相論事不合公幸毋營解人將以爲黨至是歸舍人院遇諫官張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蘇軾邪何爲詔趣其獄安禮不答其後獄果緩卒薄其罪　甲子禮院言大行太皇太后祔仁宗陵廟當去太字冊文初稱大行太皇太后所上尊謚即稱慈聖光獻皇后謚寶宜以慈聖光獻皇后之寶爲文餘行移文字及奏報即存太字從之